

中华青少年
必读书库

影响

中国历史进程的

QINGSHAONIAN BIDU SHUKU

姚家余 © 编著

100名人

曾纪泽 康有为

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

100 人

—— 卷五

曾纪泽
康有为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 100 人/思妃 主编. —长春:吉林摄影出版社, 2003

ISBN 7-80606-716-7

I. 影... II. 思... III. 文学—传记—历史人物
IV. 1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3919

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 100 人

作 者: 思 妃 主编

责任编辑: 单媛媛

责任校对: 单媛媛

装帧设计: 三味书香

出 版: 吉林摄影出版社 邮编: 130021

地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

印 刷: 河北省徐水县精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大 32 开

字 数: 8566 千字

印 张: 412

版 次: 2004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7-80606-716-7/I·48

定 价: 988.00 元(全 50 册)

曾纪泽

西方列强开始侮辱中国是“东亚病夫”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却宣告：中国是“睡狮”。这个人就是大清帝国“中兴名臣”曾国藩的长子、极具才识的外交家曾纪泽。

外周旋于列强之中，内受制于腐朽的朝廷，艰难苦辛，他怎样完成他的一次次使命……

1885 年的《亚州季刊》上，一个中国人义正严辞地宣告：中国不是什么“病夫”，而是一只“睡狮”，虽然目前尚在沉睡，却一定会猛醒过来，在地球之上雄视阔步。这就是“举世为倾耳听”的《中国先睡后醒论》。它表现了一个中国人面对恶意污蔑时不屈的尊严，也流露了一个爱国者对自己“风雨如磐”的祖国的深切的期待。

说这话的人，就是被誉为“少负隼才”的中国最有才识的外交家——曾纪泽。

曾纪泽，字劼刚，湖南湘乡人，是清朝“中兴名臣”曾国藩的长子。出身于科举之途的曾国藩，不仅对如何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有所研究，而且对治学也有很深的造诣。他所创造的治学方法

很使他的子孙们受益。他对长子曾纪泽寄予了很高的愿望，平时就严格督促，循循诱导他。曾国藩十分强调看、读、写、作，他认为四者缺一不可。

一天，曾国藩在检查完儿子曾纪泽的功课以后，耐心地对他说：“读书之法，看、读、写、作，四者每日不可缺一。看者，如尔去年看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韩文》、《近思录》，今年看《周易年中》之类是也。读者，如《四书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经》、《左传》诸经、《昭明文选》、《李杜韩苏之诗》、《韩欧曾王之文》，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，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。譬之富家居积，看书则在外贸易，获利三倍者也，读书则在家慎守，不轻花费者也；譬之兵家战争，看书则攻



城略地，开拓土宇者也，读书则深沟坚垒，得地能守者也。看书如子夏之‘日知所亡’相近，读书与‘无忘所能’相近，二者不可偏废。至于写字，真行篆隶，尔颇好之，切不可间断一日。既要求好，又要求快。余生平因作字迟钝，吃亏不少。尔须力求敏捷，每日能作楷书一万则几矣。至于作诸文，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；过三十后，则长进极难。作四书文、作试帖诗、作律赋、作古今体诗、作古文、作骈体文，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，一一试为之。省年不可怕丑，须有狂者进取之趣，这时不试为之，则后此弥不肯为矣。”

曾纪泽是个极其聪明的人，他自幼研究经史，善古文辞，于群经俱有论述。曾国藩就做文给儿子读：“往者……书籍之浩

浩，著述者之众，若江海然，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。要在慎择焉而已。”他还特别告诫曾纪泽，读书做学问必须以专精一门为主：“求业之精，别无他法，日专而已矣。谚曰：‘艺多不养身’，谓不专也。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，不专之咎也。诸子弟总须力图专业。……若志在穷经，则须专守一经；志在作制义，则须专看一家文稿；志在作古文，则须专看一家文集。……万不可以兼营并鹜，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。……凡专一业之人，必有所得，亦必有疑义。”

曾国藩是个十分称职的父亲，他针对曾纪泽记性不甚好，但理解能力较强的特点，总结自己多年读书学习的经验，写信告诉曾纪泽：“读书记性平常，此不足虑。



所虑者第一怕无恒，第二怕随笔点过一篇，并未看得明白。此却是大病。若实看明白了，久之必得此滋味，寸心若有怡悦之境，则自略记得矣。尔不必求记，却宜求个明白。”

曾纪泽在学习恪守父亲的教训，坚持了看、读、写、作四者缺一不可的基本治学方法，不论是诗文、奏摺，还是日记、书札，他都继承了其父的遗风。曾纪泽不仅分门别类做到专精一业，专攻一学，有所收，而且博与专结合，在各门学问上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。曾纪泽有些篇章如《〈几何原本〉序》、《〈文法举隅〉序》和《〈西学述略〉序》等，文字简明扼要，思想深刻，笔锋犀利。他指出西方的几何学优于中国的“九章”，西方的科学技术“学

成而精至者”，“大抵撼风雷而揭日月，夺造化而疑鬼神”，令人不可思议。因此他主张是学习西方语言文字，“益以海国人士深思格物实事实是之学”，坚决反对“守其所已知，拒其所未闻”的顽固保守态度。在当时，他的这些思想和主张十分可贵的。

后来，曾纪泽开始“潜心有用之学”，研读龚自珍、魏源等人经世致用之书，认真“讲论天算之学，访求制器之法”。广泛学习代数、几何、物理、化学并著文推广。

曾纪泽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其父的军营中度过的。长期的军旅生活，使得他不仅对军国大事有所了解，而且“战守机宜，山川形势咸得其要领。1870年，曾纪泽由二品荫生补户部员外郎。

1872年3月，曾纪泽的父亲曾国藩因



病死于江宁两江总督官署。曾纪泽回籍守制。

19世纪70年代，世界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阶级过渡，伴随而来的是西方列强开始掀起争夺殖民地的高潮。非洲几乎完全被英、法、德等国瓜分，拉丁美洲逐渐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。亚洲和中国邻国，也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险。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邻国的侵略不断升级，中国的边疆地区出现了全面的严重危机。在东南边疆，日本依仗美国的支持，公然侵略中国台湾和中国友邦琉球；并扩大到中国云南、广西；在西北边疆，英俄利用新疆混乱的局势，展开了对新疆的争夺；在东北边疆，俄、日等国角逐朝鲜，窥视东北三省。总之，从西南到西北，从东南至东北，危机

四伏，险象环生。

曾纪泽睹此时局，不胜愤惋。他既愤然于“西洋各大国，近者专以侵夺中华属地为事”，又对清政府靠出卖国家权益以求苟安的行径深为不满，认为“甘就偏安宋主孱，长城自坏非天慳”。历次对外战争的惨败，也在他思想上引起不少震动，促使他思索“吾华处处落后”和挨打的原因，开始留意西方各国情况，了解世界大势。通过观察和思考，他摈弃当时封建士大夫鄙夷西学的陈腐观点，主张向西方学习。

为此，曾纪泽决心“精习西国语言文字”。在他 32 岁那年开始自学英语。当时他在偏僻的湘乡，一无教师，二无教材，三无同学互相探讨，环境完全闭塞。他以惊人的毅力，靠着英文字典，用汉语“形



声训诂之学”和“泰西字母切音之法”，进行比较研究，用五年的苦功，终于掌握了这门外语。到1877年承袭侯爵进京觐见时，他已经可以用英语同文馆中的英、美籍教师交谈了。现在伦敦博物馆保存有他手书的一柄“中西合璧诗扇”，扇上的中、英文诗篇，均出自曾纪泽自作自写，可见他的英文造诣之高。

曾纪泽学西方语言文化，有两条很可宝贵的经验，一、必须首先学好中国学问。他说：“如果中国人不懂得中国文化，英文学得再好，‘上之不过为美邦增添士民，下之为各埠洋增添通事、买办’之属耳”。二、目的是为了替国家办事，因为外籍的“通事、刚八渡等人，大半惟利是图，断无忠贞之悃”，“朝廷不得贤士大夫折冲樽俎

之术而用之”，外交上就会受到损失。

在初步掌握了研究西方的语言工具之后，曾纪泽进而开始广泛涉猎近代西方文明。1877年他进京以后，又有意识地结交了一些外国人，如英国医生德约翰（D. John），美国传教士丁韪良（W. A. P. Martin）等，通过他们进一步了解泰西各国政治、文化、民风习俗。终于对“海外诸大洲地形国俗鳞罗布列如指诸掌”，“中学西学一以贯通”。这为他以后成功地从事外交活动奠定了基础。

→ 11

光绪四年（1878年7月），清廷诏命撤回驻法公使郭嵩焘，派曾纪泽继任出使英、法大臣，赏戴花翎。自此曾纪泽开始了外交生涯。



8月28日，曾纪泽早早入朝，先递请安黄折三件、绿头牌一个，后在内朝房等西太后召见。那时，曾纪泽虽是第一次被西太后召见，但仍沉着、冷静，对西太后所问，对答如流；分析时事也较透彻，很得西太后的赏识。下面是被召见时曾纪泽与西太后的几段对话：

西太后旨：“你随行员弁，均须留意管束，不可在外国生事，令外洋人轻视。”

曾纪泽对：“臣恪遵圣训，于随带人员一事格外谨慎。现在能通洋务而深可信任之人，未易找寻，臣意中竟无其选，只好择臣素识之读书人中，择其心中明白、遇事皆留心者用之。至于通事、刚八渡等人，大半惟利是图，断无忠贞之悃，臣不敢轻易携带。”

西太后问：“你能懂外国语言文字？”

曾纪泽对：“臣略识英文，略通英语，系从书上看的。所以看文字较易，听语言较难，因口耳不熟之故。”

西太后问：“通行语言，系英国的？法国的？”

曾纪泽对：“英语为买卖话，外洋以通商为重，故各国人多能说英国话。至于法国语言，系相传文话，所以各国于文札往来常用法文。如各国修约换约等事，即每用法文开列。”

西太后问：“你既能通语言文字，自然便当多了，可不倚仗通事翻译了。”

曾纪泽对：“臣虽能通识，总不熟练，仍须倚仗翻译。且朝廷遣使外洋，将成常局。士大夫读书出力后再学洋文洋语，有



性相近性不相近、口齿易转口齿难转之别。若遣使必通洋文洋语，则日一择才更难。且通洋文洋语洋学与办洋务系截然两事。办洋务以熟于条件熟于公事为要，不必侵占翻译之职。臣将来于外国人谈议公事之际，即使语言已懂，亦候翻译传述，一则朝廷体制应该如此，一则翻译传述之间，亦可借以停顿时候，想算应答之语言。英国公使威妥玛能通中华语言文字，其谈论公事之时，必用翻译官传话，即是此意。”

西太后旨：“办洋务甚不容易，闻福建又有毁教堂焚房屋之案，将来必又淘气。”

曾纪泽对：“办洋务难处，在外国人不讲理，中国人不明事势。中国臣民常恨洋人，不消说了，但须徐图自强，乃能为济，断非毁一教堂、杀一洋人，便算报仇雪